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〇盡乙巳宋明帝泰始元年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凡十五年

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真君十二年考異太平真君十二年提要作正平元年當從提要春

正月魏師還

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衞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集覽右衞率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質實瓜步山注見元

嘉廿七年

宋主殺其弟義康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在瓜步人情恟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質實

不逞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發明

義康前日之廢書國書彭城王官實有其罪故以國法待之也義康今日之死書宋主殺

其弟者罪不至死故專目宋主以甚之也昔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君子譏鄭伯陷其弟于惡今宋主之於義康始焉任之太過至使小人趣附以成其罪然既貶之廢之又從而遠逐之是亦足矣豈必殺之而後已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果如是予書法若此深惡之也

魏復取碻磝

宋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

質實 碻磝城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歷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歷下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初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止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

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並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墮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師

過彭城宋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令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不許明日驛使至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

集覽 溲便溲踈鳩反即小便童謠之言先是童謠有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盖佛狸魏太武小字也故下文云卯年未至故開飲江之路期之白登我本期要自往白登山盡滅汝之族類饗有桑乾言桑乾之地汝不得饗而有之矣索隱曰乾音干代郡桑乾縣後魏置郡桑乾川在郡北姚氏按北疆記桑乾河在白登山南又在幽州昌平縣西南臺格朝省格例也鉤車詩皇矣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說文作幢幢陷陣車也鉤古侯反又古侯反衝昌容反彄絙彄恪侯反弓弩端弦所居也絙居登反大索也史炤釋文曰謂以大

索為彄如弓弩彄之彄絙桶懸卒出置兵卒於桶中以繩絙之懸下城也左傳僖三十年燭之武夜絙而出衝車注見前鉤車

質實

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山陽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滑臺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築長圍按一統志鳳陽府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山乃宋臧質守盱眙後魏太武遂於都梁山築長圍城造浮橋絕水路即此處東山注見元嘉二十七年君山未詳處所惟鳳陽府盱眙縣北六里有軍山乃魏鄧艾嘗堰澗為塘以溉田後魏太武築長圍以圍臧質于此未知是否明者察馬丁零北狄國名注見漢武帝天漢元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闕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白登山名注見漢高帝七年桑乾郡名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肉薄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建康郡名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安王陂未詳處所蕭城注見元嘉二十七年

發明　去冬書魏及宋平春秋書平以及者為主是春又書魏師還則是魏人有悔禍息兵之意故綱目書以予之也今乃復攻盱眙何哉且前日宋以無名興師魏既戰而勝之是亦足矣殺掠屠戮以人為嬉方且蟻附一城之下積尸成山流血成池果何謂耶故綱目書魏主攻盱眙則見其以國君之重自將而攻一城書宋將軍臧質拒之則見其以大國而困於一偏校不能克也書魏師退走則見其以全師之衆力屈而遁是皆貶之之意也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魏主之謂乎末年宗愛之及宜矣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兾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槃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初魏主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入保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虜若必來芟麥無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籖董元嗣進曰王録事議不可奪别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異同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請命孝

孫彈之義恭乃止

集覽

別駕猶長史也漢制別駕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故謂之別駕又注見漢靈帝中平四年親為州端州之佐也按劉豊為商州長史制曰宜踐端寮之列又職源曰大

質實

南兖徐兖豫青兾六州南兖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兖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豫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兾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趙想退縮貌韓文公送李愿序足將進而趑趄典籤官名注見營陽王景平二年王錄事謂王孝孫也

發明

宋主無故暴兵使六州之民肝腦塗地今乃蠲其税調果何及耶况春燕歸巢於林木民且亡矣税調亦奚從出哉書非美之葢譏之也

三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集覽飲至告廟左傳隱五年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注歸而告至于廟因飲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質實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

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問宋使者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使者曰不聞魏主乃赦度世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質實高陽縣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夏四月魏荆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来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中書郎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殺魏戍兵帥部曲千餘家奔汝南請降于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頴川太守魏人毁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奬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集覽　廟算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廟勝之冊

質實　魯宗之郡人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長社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司州注同上年汝南義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頴川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

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更定律令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

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監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名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来所以喪其國東宮僞人不少頃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恊愛恐為所糾遂搆其罪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集覽 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注見元嘉十二年周召齊畢周公旦召公奭齊太公呂尚畢公高飛廉惡来秦之先也飛廉生惡来俱事紂善毀讒諸侯惡如字史炤音哀都反仇尼複姓

質實 周召齊畢周公旦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召公奭姬姓世居岐山

與周公同輔武王定天下又輔成王以成至治齊太公呂尚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畢公高姬姓世居岐山周康王時命繼君陳保釐東郊旌別淑慝克成厥終即戰國魏之先也飛廉惡来按史記蜚廉本顓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柏翳舜賜姓嬴其後飛廉生惡来惡来生女防女防之後又有非子即秦之祖也

秋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質實 青冀二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鄭

宋魏復通好

書法 叙宋魏上內諸夏也

宋以王僧綽為侍中

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宋主始親政事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瞱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集覽 思理思息嗣反馬融曰道德純備謂之思

正誤 王僧綽有思理今按此思字當如欽明文思之思言思之深遠也

質實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

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

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

考異 提要中常侍作宦者按凡例賊宦可見者並著之則此當

從綱目刊本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二月弑之僕射蘭延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以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名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世祖之子也

集覽 和疋姓名疋古雅字

質實 南安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禁中注見唐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 賀善贊曰太武即位首立天師道場繼書詣道壇受符籙雖能汰沙門廢佛寺蓋好尚之異也然書徵世胄遺逸令公卿子弟入學詔以經義決疑獄亦駸駸乎變夏矣至其進至魯郡以太

牢祠孔子綱目獨深予而特書之功業不終惜哉

發明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人宗愛以一閹寺之微弑君立君易若反掌魏人舉國聽之曾無違異向非愛再行弑逆自速其死則魏尚可立乎直書于冊罪魏國也

夏五月宋人侵魏

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五月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

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菽麥已向熟因資為易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宋主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又使侍郎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

集覽 軍都今大興府昌平縣漢軍都縣也故城在昌平南四十五里軍都山一名居庸山在昌平西北四十里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馬南俯臨軍都因名軍都關

質實 許洛二州名許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黃河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太行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一統志云軍都山名在順天府昌平縣西北二十里後漢盧植隱

於此立黌肆教授學者自遠方至昭烈帝微時嘗修弟子禮又漢有縣名軍都後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昌平縣東南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發明　春秋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遂有華督之弒今宋魏交兵禍亦甚烈魏既不免其身宋亦宜知自警乃反秉舋侵之無損於敵徒稔其惡未幾亦蹈魏人之轍天道好生而惡殺佳兵者不祥之器二君亟戰不已其禍若合符節綱目前書宋魏復通好此書宋人侵魏以見其無故黷兵皆有末流之禍為後戒也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

有迹無名者為真隐傳以嗤之 **集覽** 方山在建康府西葛玄煉丹之地 **質實** 方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致仕禮内則篇七十致仕注致仕謂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書法 書起之何譏尚之也致仕而復起多矣據唐劉仁軌唐休璟宋齊丘綱目不書復起惟尚之特書誅心也若曰既已致仕尋復而起之是偽而已矣

發明 大夫七十而謝事禮也既致仕矣尋復起之交譏之也

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吴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

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黄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宋主讓之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密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来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宋主悅歎彌日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集覽】隊主副隊主隊副皆東宮之官【質實】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兕物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物故東陽郡名注見晉哀帝興寧三年巫蠱注見漢武帝太始三年一統志云含章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宋

孝武帝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内有含章殿即壽陽公主人日卧簷下梅花點額處中使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赦不誅何譏失刑也燕王旦謀反赦不治所以有元鳳之反王氏五侯有罪赦不誅所以有初始之簒太子劭等巫蠱赦不誅所以有末年之禍綱目一以赦書之所以著不斷之亂也終綱目書赦不誅二漢成帝鴻嘉三年是年書赦弗治一漢昭帝始元元年皆大罪也

發明戾太子為江充所誣不免其死劭濬既親為巫蠱事驗明白豈有國儲副君所為若此而可以承祧主器者哉事覺不誅直書于冊譏失刑也

秋八月宋攻碻磝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考

異提要攻下有魏字亦還作引還

諸軍攻碻磝累旬不拔八月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營及攻具張永夜徹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時青徐不稔軍食乏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魯爽至長社魏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將軍封禮自洹津南渡赴弘農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集覽 洹津洹音亘水名也在河東大索晉灼曰索音冊水名顏師古曰音求索之索水出滎陽漢高帝與項羽戰于京索閒即此應劭曰令有大索亭小索亭

質實 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蕭道成東海蘭陵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一統

志云涅津即涅泉在平陽府芮城縣東北三十五里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大索城名在開封府滎陽縣西北五十二里小索在大索東北即六國時二索也漢韓信收兵與漢王會復與楚王戰於滎陽南京索間破之即此處虎牢關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拾寅立考異卒當作死或疑吐谷渾稱王故書卒然雲南王亦書死考證拾寅立當作兄子拾寅嗣

拾寅始居伏羅川遣使請命于宋魏宋以為河南王魏以為西平王質實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伏羅川未詳處所西平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録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黄門賈周等就弒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恐愛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定謀共立濬麗俟之子也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立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集覽 正平時事魏太武帝正平二年宗愛弒帝

正誤 皇孫若立豈忘正平

時事令按皇孫濬乃太子晃之子正平時事不獨指弑帝而言太武太平真君十二年六月改元正平太子晃為政精察以宗愛險暴不法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晃愛構其罪魏主斬道盛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

質實

三省謂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陸麗代人具五刑唐刑法志云隋已前死罪有五徒流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隋始定之為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與斬並用為五刑皆令世循用者蓋自隋始也三代以劓刖剕宮大辟為五刑秦以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為五刑後世以笞杖徒流斬為五刑夷三族

注見秦二世二年

發明

余越次而立未成乎君何以書弑余固愛之君也愛立之愛弑之魏國無人矣討而誅之

亦幸馬爾魏太武控弦百萬威振天下北掃柔然西平夏國滅涼滅燕易若破竹恃勝不已舉兵南下極意屠戮死者不可勝紀武功之暢如此然未年變生肘腋身且不保餘禍所鍾至於再行弑逆幾不能國不善之積豈可掩哉考之綱目之所書驗之事應之所及後之好攻戰樂殺人者可以觀矣

宋西陽蠻反遣沈慶之討之考異討當作擊質實西陽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黎質實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弼為司徒黎為太尉及是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質實南安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

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〇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鄴之所毁率皆脩復魏主親為沙門下髮質實沙門

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

魏以周忸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寳為司空忸尋坐事賜死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

迎臣子常職不敢慆天之功以干大賞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神爵授之魏主曰朕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邪乃進其父建業公侯爵為東平王班賜羣臣使源賀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魏主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恒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質實　平原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年逼桑榆訓解故事云年老云桑榆暮景淮南子云日垂西影在木端注木末曰端日影在木末不久而沒如人年老不久而死韓文公送孟郊詩桑榆日月侵神爵猶言天爵蓋天謂之神故云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建業郡名注同上興平二年金陵

書法　書賜死始此賜死之例四著所坐賜死用恒郇公李恊太平公主王毛仲宜死者也書貶

某賜死(實參揚州卑保衡孟漢卿書賜某死吳通玄路巖蘇檢)皆可罪而未宜死者也止書某賜死(梁王忠無所坐者)也不宜死者也

魏行玄始歷

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歷世祖克沮渠氏得趙㪷玄始歷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質實中原猶言中華也景初魏明帝㪷年號)

癸巳(宋元嘉三十年魏興安二年)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

初濬以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求為荊州宋主許之濬還京口治行而巫蠱事覺宋主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質實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南徐州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京口郡名

注同上年

宋遣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考異討當作擊質實武陵郡名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考異提要弑誤作殺竊考綱目刊本及提要互有得失如此類者今並錄之以俟來哲擇善而從且以見當時刊刻之際讐校者檢閱之未詳也

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

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失旨宋主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初宋主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宋主

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行酒倡綽容以閭會嚴道育婢將至劭詐為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宫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内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宫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宫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来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

齋閣拔刀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劭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濬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俄而劭馳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並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

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来咨受軍畧典籖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脅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集覽 彭城始亡謂彭城王義康始初被殺時合殿在紫宸殿北杜甫紫宸殿退朝口號香飄合殿春風轉左細仗主官名也殿下兵衛曰仗有左右兩班馬文昌雜録云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殿天子坐紫宸殿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閤門入謂之喚仗即此

質實 南平郡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建平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

年卜天與餘杭人一統志云五洲山名洲本作州在鎮江府城西三十里相傳山絕頂望見五州故名焉

巴水未詳處所

書法 綱目君弒書及其君母及其太后有之矣未有書及其大臣者大臣書及必若淑與二湛而後可也終綱目再見而已李遠死節人臣之極致綱目重以予人也綱目書太子弒者二宋劭隋廣子弒不書子者四代六脩寔君魏清河王紹梁友珪蓋至是而天理滅矣綱目之所甚悲也舉其重而已矣賀善贊曰宋文自書立以来討殺徐傅可謂能制義者自是而後繼書遣使循行又書親臨聽訟亦庶乎知為政矣河南用兵始書曰伐曲在魏也自拔蓋吴魏兵再至宋雖大舉綱目以侵書之既而致寇深入生靈荼毒元嘉之政自此始衰而以子禍終矣

發明 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廢書而嘆其宫僚郭瑜請改讀禮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為腐儒以為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弘而聞此必慨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而明於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酖矣先正傳春秋之義如此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弑逆之事亦必直書于冊若使講讀之際避諱不言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是自淪於陷穽者也而可乎夫春秋以傳為案綱目以分注為案考於分注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姑以宋劭之事觀之善惡必原所始而逆劭則生於諒闇形色可以占終而袁后則預言其惡侍膳問安職所當謹而東宫置

兵乃與羽林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巫蠱事覺乃赦不問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既而謀廢立乃猶豫不決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事機不密乃泄於潘妃不惟是也守縣分裂已非一日宋文乃無故進兵窮黷不已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不善之積亦不可掩固宜其末流之禍如此綱目書之與商臣之事如出一轍蓋欲使後世推本所由而致謹於首惡之義以為人君父者之戒爾若夫弑父與君之賊其惡固自不待貶絶而後見也又奚以贅及為哉吁

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保太后何常氏也魏主初立尊為保太后焉

書法

太武尊竇氏為保太后則書乙丑年常氏則曷為不書非創也故畧之至其尊為皇太后則不可以不書矣終綱目書保母為皇太后二前斥書

魏主此止書魏非創也

○二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並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

質實 九泉猶言黃泉也莊子曰天有九重之霄地有九重之泉羽化訓解故事云道士亡曰羽化蘇東坡前赤壁賦云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注言人之死若生羽翼而亡化以登仙境

書法 自立矣斥稱宋劭極惡也於是殺北第諸王侯不書書僧綽何罪僧綽也僧綽與謀廢劭

死於難可矣幸其不知受賊官爵冀以苟免其取殺宜也綱目以賊所署職書之曰其吏部尚書王僧綽與袁淑輩大異矣

發明 僧綽力請宋太速斷而宋文不能從若僧綽亦可謂忠於謀國者矣然劭既為逆僧綽自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所謀而隱忍就職萬一不幸死於賊手則必安於義命亦足見君弒死於其難矣均之死也不死於臨難之初而死於受職之後故僧綽雖賢病於死之不早是以綱目亦不得與袁淑江徐同科而書曰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若劭自殺其臣然音豈不深可惜哉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内外勒兵主簿顔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駿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内外整辦人以為神兵竣延之子也駿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脩之皆為參佐顔竣領録事總内外以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與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駿駿至尋陽命顔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兗冀刺史蕭思話將

軍垣護之皆師所領赴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會稽太守隨王誕將受劭命叅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雖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曰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若有冠難吾自當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抑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溢口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衆繼之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

劭曰何至於是延之曰戢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劭疑舊臣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獘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

是大震駿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然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駿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駿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内擁駿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遝遝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勿使蕭

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强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劭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于新亭初劭塟太祖謚曰景廟號中宗至是改謚曰文廟號太祖尊母路氏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五月臧質以雍州兵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將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宋主遣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

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勸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汙瀦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淑等四家長給廩祿

集覽 竣七倫反板張永板詔板也注見漢靈帝

建寧元年義不同天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免不同天之責南中郎郎武陵王駿也是為孝武帝臺城即宮城在建康城北二里今同泰寺在此城內金陵志云唐時韓滉於建康石頭築五城其一曰臺城放仗降放棄兵仗而降服牙下句絕牙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虎頭濬自稱其小字汙瀦劭所居齋汙與洿通音烏瀦與潴通音誅齋燕居之室也記檀弓臣弑君子弑父者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鄭玄曰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王莽傳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則瀦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人不食也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顏師古曰瀦謂畜水汙下也

質實

顏竣臨沂人天府注見漢高帝五年南𦤎郡名注見元嘉二十一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尋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隨郡名注見元嘉二十二年顧琛吳縣

人和之曾孫一統志云馮衍杜陵人野王孫幼有奇才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嘗作顯志賦以自厲仕為曲陽令漢建武中因日食書陳八事肅宗甚重其文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此即顯志賦之文溢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檄注見楚義帝元年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倉猝急遽貌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臺城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即晉建康宮城也龍川集云臺城在鍾阜側其地據高以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安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青溪以為阻今臙脂井南至髙陽基二里為軍營及民蔬圃者皆是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鵲頭疑是地名未詳處所唯池州府銅陵縣北一十里有鵲頭山其山高聳宛若鵲頭今廬江西岸有鵲尾渚與此為匹未知是否姑録之以備參考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三年丹陽江寧郡名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淮上疑

即秦淮水之上在應天府治東南三里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乃使朱衣三千鑿方山為瀆以斷地脉水通大江以秦開故曰秦淮或云淮發源屈曲不類人工晉王導使郭璞筮之曰淮水絶王氏滅即此新亭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銜枚注見秦二世二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鼓譟注見元嘉二十六年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大航舟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南析武庫藏兵器之所傳國璽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梟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梟首

書法魏高宗宋世祖皆繼故者也魏書濬立此書立駿何濬嫡孫當立者也駿素無寵書曰宋人立之以見人心之同欲而與自立者異矣故駿書宋人立或書宋立皆非嫡故也宋濬不書爵賊黨也

發明 上書武陵王舉兵討劭者予駿之討賊也繼書宋人立駿者予宋人之立也人者衆詞也立者宜立也此與春秋書衛人立晉詞同而義異

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子偃為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黄閤宋主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集覽 自洗黄閤自洗躬親洗掃也韻會注洗字本作洒漢東方朔傳不勝洒掃之職注洒先禮反黄閤注見子業景和元年

書法 劭之弑也繼書以何尚之為司空則尚之臣劭矣元凶既誅黜之宜也於是復以為尚書

令失則甚矣書

復以深譏之

發明　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恒之逆孔子已告老矣方且沐浴請討不以隣國之故而遂已也宋劭之變何尚之先以致仕復起身為大臣君弑不能死於其難亦已非矣乃復北面逆賊故綱目前書以尚之為司空於劭弑逆之下所以正其受偽命從逆賊之罪也今孝武既立自宜顯行刑辟庶幾大義昭明胡為使之復齒薦紳之列故綱目特筆起義書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者蓋譏其不當復用從逆之人也夫弑逆之賊無罪可加惟治其從逆之人乃所以孤逆賊之黨此綱目之作所以為急於誅討逆亂者也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宋以柳元景為護軍將軍

初宋主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宋主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宋主即位以質為江州元景為雍州質慮元景為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宋主重違其言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質實 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

宋以南郡王義宣為荊湘刺史

質實 荊湘二州名荊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湘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並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

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
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
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
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
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
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
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遂而奉之今陛下以
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
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
衣也何靡蠧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並以為儉
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
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
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
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閫又設官者宜官稱事
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强仕且帝子未官

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賔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俗好以毁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毁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毁徒皆鄙則遭毁者宜擢譽黨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則毁譽不妄善惡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絶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莊弘微之子也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集覽歷下歷下濟南歷山之下濟之西界漢書韓信襲歷下軍注歷下濟南歷城縣也泗閒泗水之閒也書禹貢蔡氏傳曰泗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經呂梁至下邳入

淮按古下縣今兖州泗水縣是漢氏節其臣漢文遺詔短喪以日易月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小民明已睥睨睥睨傍視也謂明日已見之而便欲做做也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胡氏曰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預政是以敗而亂亡隨之

質實

尚方注見漢景帝後元年歷下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泗間泗水名源發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為一西經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南流入徐州境北流入會通河謝莊陽夏人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

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

發明南平之死乃宋主潛使人毒之蓋秘之也而綱目大書于册然則為惡於幽隱者果可諱哉雖然莫親於弟而動輒殺之其源蓋始於文帝之殺義康爾豈知餘波所及其流浸廣自後踵而行之遂為故常綱目凡此類必專目其主而以殺其弟書之者蓋甚其絕滅天倫戮拉同氣之惡以惡之也繼是紛紛亦不可勝書矣

生於帝王之家而屠戮若此哀哉

宋廣州反討平之

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誕弟也詔新南海太守鄧琬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劫所遣衆信之為之固守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質

實南海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甲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午建元年魏興光元年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是鑄孝建四銖形成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剪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尋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於是沈慶之建議宜聽民鑄錢郡縣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令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

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逬議以為恣行新細無解官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絶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其甚不可者也乃止

集覽

四銖錢十黍為絫十絫為銖銖音殊輪郭猶言周郭也周景王鑄大錢肉好皆有周郭漢書注肉錢形好錢孔也市井邑居為市野廬為井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交易故稱曰市井公羊傳宣十五年注云井田之義有五其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疏云古者邑居秋冬之時入保城郭春夏之時出居田野既作田野遂相交易井田之處而為此市故謂之市井

質實

五銖錢名漢武帝元狩五年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鎔帝從之罷三銖錢鑄五銖錢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

平二年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考異提要作宋主立其子

將置東宮省率更令餘各減舊員之半質實率更令官名注見文帝元嘉十五年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

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米臺符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蔡超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勸從其計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惡爽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名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後繼秀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三月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

脩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其使遣軍襲江陵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滔與竺超民留鎮江陵義宣知脩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奔壽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四月以朱脩之為荆州刺史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由是駭懼朱主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至蕪湖質

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取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會西南風急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又遣兵趣南浦垣護之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魯秀攻之不克王玄謨使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欲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又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顏樂之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頓兵西岸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諶之質等大敗垣護之燒

江中舟艦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戸而泣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于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義宣走向江陵衆散且盡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州兵尚餘萬人秀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秀欲北走不能去赴水死

集覽 刺姦官名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一宥三赦之法注刺音七賜反如以鍼刺疾之也

質實 南郡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狼俱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竟陵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舳艫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歷陽縣名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姑孰縣名注見晉明帝太寧元年池中物事在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周瑜疏文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馬鞍山按一統志有二處一在應天府西北一十

里西臨大江東接石頭城以形似故名一在太平府西北四十里慈湖巷口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參考王豫州謂王玄謨也東城未詳處所或疑是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南湖未詳處所惟安慶府治南有南湖三面依城古木參天湖浸甚廣未知是否明者察之

書法 反未有書某以者此書臧質以何質首惡也質有異志綱目於義宣之反也書質以其遣兵也書討質首罪質之辭也然則義宣無罪乎義宣雖帝叔之然既從質反矣故下書伏誅而削其爵斥書姓

發明 反不書以以者明義宣愚闇為質所使者也

宋置東揚州郢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强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不許

揚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京畿注見唐太宗貞觀五年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巴陵郡名注見文帝元嘉三年夏口地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沔口地名注同上年雍梁二州名雍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襄州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質實

宋主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宋以朱修之為荆州刺史劉義宣伏誅

荆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殺義宣並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賊既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縳今戮其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乃原之

質實

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發明

宋主有亂倫之惡故義宣忿怒而反然綱目正名定罪畧不少恕者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

秋七月朔日食_{質實} 日食注見漢文帝六年

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乙宋孝建二年 未魏太安元年

宋鎮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秋八月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

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笑長史封上之廢為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質實

武昌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

書法 渾作檄文建號改元以為戲笑則罪也其以無罪書之何甚宋主也渾則信有罪矣年未

成人處以八議或者罪不至死今而殺之甚矣

宋郊廟初設備樂

書法 書初何緩辭也前書宋始備郊廟之樂矣於是而書初設然則前者雖備猶未設也宋人慢於郊廟亦甚矣故再書初

○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鈒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敘鈒不得為鹿盧形鹿盧井上絞繩而汲水詔可

集覽 之具漢書雋不疑傳帶檑具劍注檑音磊

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如蓮花初生未敷時

發明 逆劭之變宋孝武以藩王討賊得國劉氏之不滅賴有是爾夫公族國之枝葉也若去其枝葉則本根將何所庇今乃削弱王侯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裁損王侯制度書之以見其本志惟恐宗族之蕃衍而欲削其枝葉也雖然彼不難於獮其諸弟而殺之又何有於制度哉世變日下天理滅亡可哀也已吁

宋以楊元和楊頭為將軍

元和故氐王楊保宗子也宋朝以其幼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為魏所執而為宋堅守無貳心雍州刺史王玄謨請以頭為西秦刺史安輯其衆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

乃平治之子為國家選建儲位毋必素被之化者矣豫育青宮

不稱即以授頭必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質實 葭蘆城名注見文帝元嘉二十年西泰州名未詳處所或疑即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漢川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氐王氏都黎反戎種也

丙申 宋孝建三年 魏太安二年

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后遼西公朗之女也朗坐事誅后沒入宮 質實 遼西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年

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

考異 主其二字羡按凡例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非正統特書者去皇號據漢立太子盈不書漢王立其子竊考提要宋立子業齊立長懋寶卷皆書某主立其子今綱目定本皆削去則知主其二字羡乃未削之字也

匪淺稽諸如申生之在則驪姬不行晉國厖骨肉豈快禍即洪欲立太子賜夠弋夫將有微於之故而耄拙逆至困食也至北竟相沿為而遽行之十以得立母將必有

魏主立子以為皇太子生三年矣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書法 書立太子多矣此其斥書魏主何譏也於是弘生甫三歳使其母條記所託依故事賜死是亦不可少緩乎忍哉其為君也故斥書主終綱目立太子斥書主者四成立兄子班晉明帝太寧二年魏立子弘是年立子恂癸酉年梁立子綱辛亥年皆譏也

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吳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

大不忍於其中者閒服繼統之日欲以孝治天下能無隱惻哉夫崇武周維持大略之主也而舉動不常乃爾一至於此惜哉

止質實吳喜臨安人

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

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而宋主以子尚為刺史時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集覽西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東府質實熒惑星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三年東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五年沈懷文武康人

八月魏擊伊吾克之質實伊吾屯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冬十月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質實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兾州刺史

賀上言今北虜遊䰟南冦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盗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邉則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恵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騐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賀質實源賀西平人𥚹埸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十二月宋移青兾并鎮歴城

宋主欲移青兾二州并鎮歴城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北虜每來冦掠必由歴城二州

並鎮此經遠之畧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質實歷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歷下

魏定州刺史許宗之有罪誅

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謗已毆殺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誣訕朝政魏主曰此必妄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之質實許宗之高陽人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常語竣

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集覽**笨車竹輿也笨布袞反鹵簿出行儀衛曰鹵簿又天子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要人謂權貴絮以綵綸以綵色之綸內之於所賜布衣中也漢書齊國有吹綸絮顏師古曰綸似絮而細名吹者言吹噓可也**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發明延之書爵書卒褒美如此所以著其清儉之德知子之明也

丁酉宋大明元年魏太安三年春正月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質

尉眷代人

實〇魏侵宋入兗州

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胡宋主遣薛安都沈法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請回軍討之任榛逃散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群臣為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乃免之質實

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夏六月宋以顏竣為東揚州刺史

宋主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寖不悅竣竣疑宋主欲疏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

秋七月宋并雍州為一郡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乃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内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啟上具陳本末宋主遣主書吴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集覽土斷注見晋武帝太康六年雍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

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来不序昭穆宋主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擇親踈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寛而有禮誅劭及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質實 南兗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南徐州注見文帝元嘉三十年

戊戌 宋大明二年 魏太安四年

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

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國政故設酒禁醸酤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皆斬又增

律七十九章集覽府寺按漢制三公所居曰府九卿所居曰寺府者道德之所聚寺廷也有法度者也

書法終綱目書酒禁四詳漢景帝中三年舍是無書設禁者矣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魏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

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謂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集覽

馴致 馴音循以漸而致曰馴致易坤卦馴致其道縕袍論語縕袍注縕枲著也枲著者雜用枲麻也記玉藻篇纊為繭縕為袍注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縕謂今纊及舊絮也莊子林希逸口義云縕袍今之絮衣也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漢光武時卓茂字子康嘗出有人認其馬茂知其謬嘿解與之後馬主得所亡馬乃送馬詣茂謝之茂之性不好爭如此漢桓靈時劉寬字文饒嘗出有

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乃来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褊心詩維是褊心褊通作惼性狹也莊子曰褊心之人不怒其言吶吶不能出口記檀弓篇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音如悅反又奴劣反蹻蹻爾雅蹻蹻勇也詩泮水篇蹻蹻虎臣注蹻蹻武貌音居表反風節風調節操也韻會注風調曰操有所操守曰節管仲致慟於鮑叔管仲少與鮑叔牙遊管仲嘗欺鮑叔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是為桓公公子糾死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曰吾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正誤 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今按遊

雅云史稱卓劉之為人褊心者不之信以證高允無喜慍之色集覽獨引不校馬牛二事為說未當漢書稱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忻忻馬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其言呐呐令按謂聲低而語緩也管仲致慟於鮑叔令按說苑鮑叔死管仲舉士袵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債吾自多取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哀乎

質實 卓子康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卓茂化行劉文饒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司徒崎之子性度寬仁漢桓帝時守南陽吏人有過蒲鞭示辱而已每行縣輒引學官講經人皆感德興行嘉平中拜太尉後封逐鄉侯管仲潁陽人名夷吾鮑叔牙薦之齊桓公以為相稱仲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仲之力也鮑叔青州人為齊卿進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夏六月宋以謝莊顧覬之為吏部尚書

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覬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顗王彧為之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

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興宗廟之子也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欲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人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集覽　六事書甘誓篇乃名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龍作納言龍舜臣名也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朝三暮四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養狙成羣詐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林希逸口義

云芋音芋山栗也一名橡 質實 顧覬之吳縣人崇之子又注見莊子齊物篇 孫孔顗山陰人琳之子王彧臨沂人蔡廓陳留考城人謨之曾孫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和光元年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南彭城民高闍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高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為帝事覺伏誅於是詔沙汰沙門設諸條禁嚴其誅坐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尼出入宮掖竟不得行

集覽 高闍姓名闍音東徒反又時遮反沙汰沙之汰之凡礫在後言選擇之有所棄斥者也 質實 南彭城未詳處所疑即南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

書法 於是民高闍及曇標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為帝闍允不書書沙門何垂戒也

書沙門則可以為垂戒沙門而謀反則何不為矣人主之尊信異端者亦可以少悟哉終綱目沙門書反亂者三是年齊辛酉年魏沙門法秀作亂梁乙未年魏冀州沙門作亂○丘濬曰書僧反始此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恥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宋主已積憤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高閣反宋主因誣僧達與閣通謀賜死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板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

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茍非其人何取世族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蔭召禍宜哉

集覽 跌蕩跌或作佚徒結反蕩或作踢徒浪反跌踢行不正貌謂無儀檢也揚雄佚蕩漢書音義曰佚蕩音鐵讜緩也太公起居約太公姓姜名牙避紂居東海上聞周文王作興往歸之至於朝歌道困窮因鼓刀而屠遂西釣渭濱大王出獵而遇之載與俱歸用以為師傅說去板築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殷高宗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相胡廣東漢時人六世祖胡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遂解

衣冠縣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在公台者三十餘年黄憲東漢時人父為牛醫荀淑遇憲於逆旅曰子吾之師表也友人勸其仕憲遂暫到京師而還專限閥閱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專限閥閱者言不取賢才而專計功次也

質實

王僧達臨沂人太公即呂尚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傅說平陸人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遂立為相胡廣南郡華容人剛六世孫父貢仕為交阯都尉廣少孤貧漢安帝時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拜太尉遷太傅廣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卒謚文恭黄憲汝南愼陽人漢安帝朝舉孝廉不就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鄙吝之萌復存於心

郭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叔度黃憲表字天下號曰徵君魏立九品事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書法 僧達輕躁罪人也其書殺何殺之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故僧達具官書殺

冬十月魏主伐柔然刻石紀功而還

魏主至陰山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數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質實 柔然北狄種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魏侵宋清口宋青兾刺史顔師伯連戰破之

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宋主遣虎賁主龎孟虯救清口顔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宋主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征西將軍皮豹子將兵助封敕文寇青州師伯與戰幾獲之

質實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清水注見晋帝奕太和四年清口即清水之口注同上年沙溝未詳處所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

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並以初

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顏竣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竣之善嫉其風節太峻竣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竣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集覽

辛毘有言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交子敞諫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毘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質實

涉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一統志云辛毘潁川陽翟人漢獻帝時曹操表為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

為侍中好直諫嘗以事諫文帝文帝不聽毘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潁鄉侯劉放涿郡人漢末曹操克冀州辟放參司空軍事魏文帝時與孫資為左右丞掌機密事明帝時尤見寵任齊王即位以放決定大謀增邑户卒謚敬侯孫資太原人漢末曹操為司空辟資不應後荀彧見而嘆曰此州賢智零落今復見孫彦龍乎表為尚書郎仕至中書令卒謚貞侯彦龍資表字僥倖莊子在宥篇云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注僥求也倖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何得而不喪其國乎

己亥 宋大明三年 魏太安五年 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

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戚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兗州刺史垣閬與戴明寶襲之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内應誕聞之斬成赦閬殺之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沈慶之至歐陽誕遣人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還數以罪惡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内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衆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示衆以劉琨之為參軍琨之

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現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因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

集覽

三緘孔子觀周見太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謂何傷禍之門也

質實

廷尉官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歐陽疑是郡縣名及地名未詳處所或疑歐陽字誤未知是否一統志云山陽古地名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及廣陵國東漢屬廣陵郡及下邳國三國屬魏為臨淮廣陵二郡地晉分淮北為北徐州南為徐州又分廣

陵置山陽郡僑立兗州於北劉宋失淮北乃於此立州鎮爲北兗州東魏復爲山陽郡隋置楚州大業初併入江都郡唐爲東楚州後改楚州天寶初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爲楚州五代時南唐陞順化軍宋仍爲楚州建炎中置楚泗承州漣水軍鎮撫使尋罷紹定初於此置淮安軍端平初陞爲州元陞爲淮安路屬河南行省至本朝改爲淮安府直隸京師歃血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

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啟請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

質實

東揚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交州注見唐宣宗太中十二年

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伏誅

沈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誕初閉城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誕兵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為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衆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開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

女子為軍賞循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集覽 五尺童子也孟子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敢欺 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宋以沈慶之為司空

書法 尚之致仕書復起慶之亦致仕者其不書復起何慶之之出為國難也與尚之異矣故綱目不書復起而再書罷就第嘉遠摧也後雖為太尉不書見殺而後書綱目於慶之無譏焉

○九月宋築上林苑 質實 一統志云上林苑在應天府東北十五里本孫吳所創劉

宋修築之一名芳林苑齊高帝舊宅在此

○宋徙郊壇造五路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至是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又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及廢帝即位以郊壇舊地為吉復還故處

集覽　牛頭山在建康上元縣南四十里山頂有兩峯如闕五路天子所乘法車曰路路者有往來不窮之道也路亦軍事也皆有錫鸞之飾或曰象五行也王之五路曰玉路曰金路曰象路曰革路曰木路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厭翟曰安車曰翟車曰輦車重平聲厭於涉反陸氏注云天子五路飾異制同玉路一曰大路言於金路為大金路一曰先路言於象路為先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次路之末故曰綴路金根車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羽葆蓋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

質實　一統志云牛頭山在應天府南

三十里一名牛首山有二峯東西相對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劉宋立郊壇於此梁武帝又於山下建寺山有石洞洞中有石鼓天欲雨則石鼓自鳴

庚子宋大明四年魏和平元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

太后觀禮質實籍田注見漢文帝二年

書法書親耕多矣未有書親蠶者書親蠶何嘉重本也自漢文帝書詔具親耕桑禮儀於是始書親蠶嘉之也綱目重本故具親耕桑禮儀書漢文帝十二年親蠶書是年皇后帥命婦親蠶書唐太宗貞觀元年祀先蠶書唐高宗上元二年賜近臣絲書唐玄宗開元十五年

○夏六月魏伐吐谷渾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遣陽平王新成等督諸軍以擊之虜獲甚衆

質實 陽平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魏復置史官

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書法 書復置何久廢也自崔浩之死於是十三年矣故書復譏之

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質實 廬陵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周朗汝南安南人寧州注見

漢武帝元狩元年滇

宋以顏師伯為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摴蒱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一輸百萬

質實 摴蒱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質實 高昌西夷國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辛丑 宋大明五年 魏和平二年

春正月雪

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畀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於禍

質實 六出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

書法 凡書雪書不時也未有書正月雪者此其書何譏好諛也於是雪集義恭衣為六出奏以為瑞宋主悅之故書終綱目書正月雪一而已

夏宋立明堂

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質實 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下所殺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欲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左右張伯超有

罷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起說休茂殺行事及主帥而舉兵休茂從之殺典籤楊慶徵集兵衆建牙馳檄博士荀詵諫殺之休茂出城行營參軍沈暢之等帥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攻城克之參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宋主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絶賓客懷文固諫乃止宋主數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游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集覽 建牙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馳檄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傳檄管蔡之誅注見漢後主建興九年唐衛之寄

唐叔名虞周成王弟也成王戲削桐葉為珪以與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擇日立虞成王曰吾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虞於唐康叔名封武王少弟也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祭信祭形如戟有播書之上所以傳信又刻木為合符曰祭吏執為信郅君章漢光武時郅惲字君章為上東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燎遠竟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而入質實陵海郡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庾深之鄢陵人亮之玄孫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一統志云郅惲汝南西平人舉孝廉為上東門候漢光武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納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奏入賜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為尉後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遷為長沙太守

秋九月朔日食○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産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過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質實　一統志云婁湖在應天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吳張昭創以溉田以昭封婁侯故名婁湖湖上有古婁湖苑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

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其府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

質實　新安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一統志云北徐州即古塗

山氏之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更郡為淮南國武帝初復屬九江郡東漢為鍾離侯國晉復屬淮南郡安帝時置鍾離郡屬徐州劉宋改屬南兗州後置北徐州治鍾離北齊改西楚州隋初改為濠州後復為鍾離郡唐初為濠州尋改為鍾離郡後又復為濠州五代時南唐改為定遠軍宋復為濠州元置濠州安撫司後陞濠州路未幾改臨濠府後復為濠州屬安豐路至本朝為興業之地改為臨濠府尋改中立府定為中都後改為鳳陽府直隸京師臨淮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張岱吴郡人晉安郡名注見漢成帝建元三年

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户四匹

書法 譏重歛也晉書民稅米口五斛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宋書民輸布户四匹是年皆譏之也

○宋禁士族雜婚

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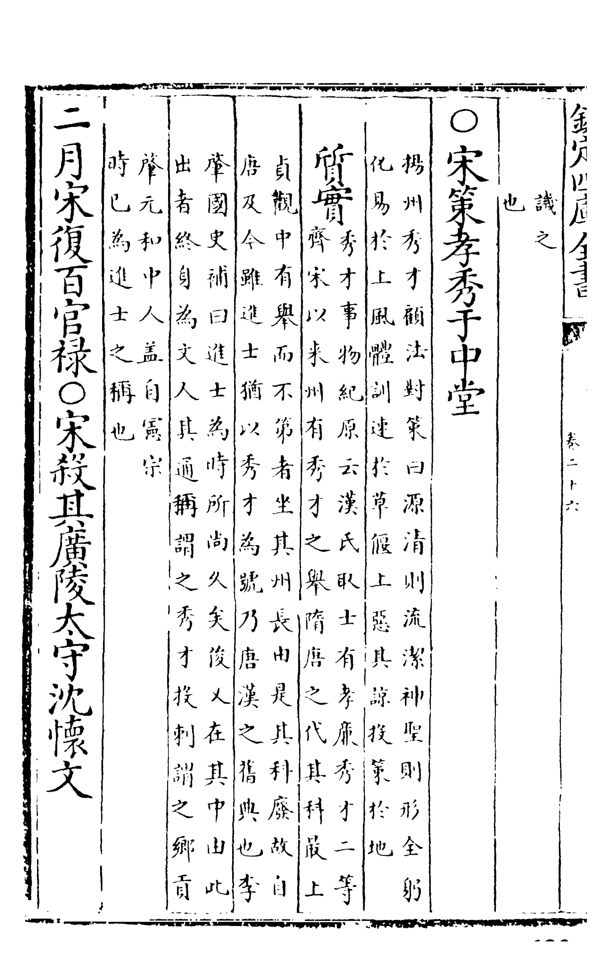
質實　湖山莫詳處所唯濟南府章丘縣西南五十二里下有湖山未知是否明者察焉沈懷文武康人

壬寅　宋大明六年魏和平三年

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

質實　五帝注見漢文帝十五年

書法　書始何緩辭也宋氏有國四十餘年矣明堂之祀於是始舉宋之慢於郊廟可勝罪哉故郊廟備樂則書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設備樂則書初孝武帝孝建三年祀五帝則又書始是年皆



識之

也

○宋策孝秀于中堂

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質實　秀才事物紀原云漢氏取士有孝廉秀才二等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上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廢故自唐及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乃唐漢之舊典也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俊乂在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肇元和中人蓋自憲宗時已為進士之稱也

二月宋復百官禄○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三子澹淵沖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乃殺之

質實

禁錮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

書法

前書殺東揚州刺史顏竣矣又書殺廬陵內史周朗矣於是又書殺廣陵太守沈懷文宋主凡三殺臣矣

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

宋主以殷氏卒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塟於龍山民不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塟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

集覽精神罔罔史記索隱曰罔罔恍惚貌字通作惘莊子庚桑楚篇汝亡人哉惘惘乎林希逸口義云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

質實龍山未詳處所唯太平府城南一十里有龍山未知是否明者察焉

書法妃妾未有書卒者卒殷氏何譏厚塟也卒妃妾始此終綱目卒妃妾四宋武帝殷氏唐玄宗武氏肅宗常氏代宗獨孤氏惟武惠妃書薨

發明淑儀品卑何以書卒著其惑溺之失塟埋之盛也

秋九月宋制沙門致敬人主

初晉庾氷議使沙門敬王者不果行至是有司奏曰浮圖為教反經蔽道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從之及廢帝即位復舊

集覽 浮圖圖與屠通注見明帝泰始七年浮屠之學四輩釋書所謂四部大衆也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耆臘耆老臘年也禪門規式曰西域凡稱人道高臘長呼為須菩提如中華凡具道眼有德可尊者號曰長老也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詩依正老宿亦未晚注老宿僧之年臘高者

正誤 耆臘今按耆臘謂高年之僧僧家不序齒而序臘以捨俗為僧之年為始禪林結制以十二月為坐臘如云僧臘若干謂為僧若干年也

質實 庾氷鄢陵人亮之弟清慎儉約晉成帝時累官中書監經綸時務朝野稱賢鎮武昌卒謚敬侯

書法　何以書譏也曇標之反嘗欲沙汰沙門且嚴為之制矣韋於近習竟不能行乃獨區區責其致敬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此之謂矣宋書制沙門致敬人主是年唐書詔僧道致拜父母太宗貞觀五年皆識之也

宋祖冲之請更造新歷不報　質實　祖冲之范陽道人

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歷疎舛猶多更造新歷以為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日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宋主令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宋主晏駕不果施行　集覽　晏駕注見漢高

帝十二年

癸卯 宋大明七年 魏和平四年 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

宋主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訐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上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主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殷淑儀謚曰懷宋主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

質實 王僧朗 琅邪臨沂人

夏宋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

詔自非臨軍不得專殺罪應重辟先上須報違者以殺人論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外警

內姦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 集覽 重辟辟法也音闢先上須報論四曰報言先奏上其事須待報下

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

粲淑之兄子也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職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齴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名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集覽 齴魚蹇反齒露崑崙奴晉孝武帝季太后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今此奴呼為崑崙必亦色黑而長也蔡豫章興宗之父名廓先曾出為豫章太守 質實 袁粲陽夏人豹

之曾孫蔡尚書謂蔡興宗

六月宋以劉德願為豫州刺史

宋主數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甚悦故有是命

集覽擗踊擗拊心也踊跳也拊心跳踊哀痛之至也喪記注男踊女擗

宋大修宫室

宋主為人機警勇决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

已為過矣顗淑之兄子也

集覽

牀頭有土障猶枕屏也所以障風者壘土為之示儉素也韻會容字下載爾雅容謂之防郭璞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蔽隱案牀頭土障即此葛燈籠籠罩燈之具以紗蒙之曰紗籠宋武蒙以葛布示儉素也張天覺讀書燈詩小籠疏四面明紙罩孤燈麻蠅拂拂揮蠅之具以麻結為之杜甫椶拂子詩椶拂且薄陋有足除蒼蠅注云初比丘患草蟲佛聽作拂子

質實

一統志云清暑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乃晉孝武帝所建爽塏奇麗夏月常清風宋孝武帝改曰嘉禾殿玉燭殿注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含章殿袁顗陽夏人洵之子

書法

書大修何譏也於是廢高祖陰室以起玉燭殿不期年而宋主殂於玉燭豈偶然哉綱目修宮書大者五詳漢明帝永平三年皆譏也

發明宋自孝武承統外則屢形反叛內則屢有殺戮其不德蓋自不言可知至是大修宮室綱目特書于冊而以分注備載其奢慾之實于下然後宋主之失曉然在目夫以宋主所積如此求欲久有其國尚可得耶身歿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冬十月宋主校獵姑孰質實姑孰縣名注見晉明帝太寧元年○魏遣散騎常侍游明根如宋

明根奉使三返宋主以其長者禮之有加質實游明根廣平任人雅之族弟

十一月宋主習水軍于梁山質實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

甲辰宋大明八年魏和平五年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

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至是殂於玉燭殿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質實 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書法 孝武討賊之初綱目書曰宋人立駿駿宜立也既而再書殺其弟四書殺無罪書築上林苑書大修宮室書校獵姑孰殆無可紀之善焉雖曰備廟樂造五路耕籍田立明堂祀五帝所謂如禮樂何者已矣

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死子受羅部真可汗予成立集

覽可汗音榼寒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

改元永康

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輙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

失傅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無荅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輙點定回換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删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法興等惡王玄謨剛嚴以為南徐州刺史集覽銓衡注見晉哀帝興寧質實諒闇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新昌郡名注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南譙二年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集覽寧馨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

書法宋以来后崩不悉書其書何志子業之悖也

冬宋饑

東方諸郡連歲旱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饑死者什六七是歲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乙宋主子業景和元年太宗明巳帝彧泰始元年魏和平六年春宋鑄二銖錢

自孝建以来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鑢謂之耒子

質實 輪郭注見武帝孝建元年

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内難朝野楚楚髙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

子弘即位 正誤 朝野楚楚今按楚
時年十二 楚苦楚不安之意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
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名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
謂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宫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
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静然後入未晚也麗
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
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為太
尉録尚質實禁中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禁闥平原
書事 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代郡注見
秦王政三年平城縣
名注見漢高帝七年

六月魏開酒禁

書法　自戊戌始禁於是七年餘矣

○秋七月魏乙渾自為丞相

魏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顔師伯

子業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顔柳共為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

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皆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己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並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怡然並其子弟諸姪獲顔師伯於道殺之並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既誅羣公以為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長於附會飾以典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子

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主尤淫恣子業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

集覽 官為贗天子官猶呼官家贗音鴈僞物也重足漢書義縱為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顏師古曰重累其足迹不敢恣意亂行言畏謹之甚也屏息息謂氣息從鼻出者屏蔽其氣息言懼之至也面首貌美而加粉飾也蘇東坡餅茶詩莫關膏油面首新齇莊加反鼻上生皰

正誤 面首今按面首左右選面首之美者為左右也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魏明帝選有姿首者納之披庭姿首即面首但彼為女子耳

質實 羽林兵注見漢武帝

元封二年山陰郡名注見晉安帝

元興二年諸淵陽翟人裒四世孫

書法

於是顔柳謀廢子業立義恭則逆也不書而以無罪書殺何惡子業也子業無道故綱目於子業多特筆顔柳謀廢主不書書殺義陽王昶聚兵移檄不書書奔何邁謀立晉安不書書殺皆特筆也皆所以戒淫虐也

發明

宋孝武縱慾不道幸而沒身其子嗣之罪惡暴著蓋亦天道云爾殺戮大臣固無足責綱目書之姑以著其亂亡之迹使後人謹於所積爾於子業乎何誅

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太

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謝莊為殷淑儀誄曰贊軌堯門子業以莊用鉤弋夫人事欲殺之或為之言得繫尚方集覽誄記曾子問篇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堯門漢武帝趙倢伃居鉤弋宮娠身十四月乃生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因命所生門曰堯母門鉤弋夫人趙倢伃傳漢武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上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號曰拳夫人進為倢伃居鉤弋宮列仙傳云趙倢伃自幼手拳漢武發之得一玉鉤因以為名或云趙倢伃手可反屈如鉤故號鉤弋二說皆與本傳不同質實南海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一統志云景寧陵孝武帝之墓也在應天府上元縣南巖山之陽尚方注見漢景帝後元年

宋義陽王昶出奔魏

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逃歸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携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質實 義陽王昶義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昶文帝之子

宋以袁顗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

顗始為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顗懼求出以為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虎口耳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時臨海王子頊為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為八州

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可以共立桓文之勳豈比受制兇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長史顗與之款狎過常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興宗尋復為吏部尚書 集覽 桓文之勳注見漢獻帝建安一年 質實 雍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郡一統志云襄陽漢舊縣名屬南郡新莽改為相陽東漢復舊建安中置襄陽郡以縣屬馬隋唐宋皆為襄陽州治元仍舊至本朝因之為襄陽府治所仍隸馬襄沔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沔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

宋聽民私鑄錢

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冬十月宋主殺其會稽太守孔靈符

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子業遣使鞭殺並其二子【質實】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孔靈符魯人孔子二十八世孫

十一月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

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質實】新蔡縣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晉安郡名注

見漢成帝
建元三年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顔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寖不悦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絶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説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頼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以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

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倡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以配衣麾下使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預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乇白下亦說慶之因此衆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

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覺贈恤甚厚王玄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集覽 悠悠請託者注見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悠悠之徒喁喁魚容反司馬相如傳延頸舉踵喁喁然注衆口向上也兵力頓闕頓讀曰鈍不銛利也闕乏也白下今建康府上元縣是括地志云白下故城在今上元西北十四里本江乘縣白日壘也

質實 顏柳謂顏師伯柳元景也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三吳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一統志云青溪在應天府治吳鑿東渠名

青溪溪有九曲連綿數十里通潮溝以洩玄武湖水發源鍾山接於泰淮舊有七橋曰東門尹橋雞鳴募士菰首中橋大橋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白下城名在應天府城西北一十四里齊武帝置縣自陳亡縣廢之沈文秀武康人

書法 予業殺人多矣無不斥書宋主者惡淫刑也綱目惡淫刑所殺必斥書主者五君馬宋子業齊寶卷北齊高洋高緯陳叔寶皆淫虐之主也

發明 顏柳之死沈慶之之力也慶之陷人死地以自媚於昏狂之君既昵之又諫之未幾亦不免於死雖能終身守節要無足取然綱目書官書殺者特以著狡童之罪而非以是予慶之也觀者自當察之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内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内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尤惡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内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臨月迎入後宫俟生男以為太子彧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

及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

質實　湘東國名注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建安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山陽郡名注見武帝大明三年東海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少府官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荆州録送長史張悦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共掌內外衆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湓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事循移檄遠近

集覽 獨夫書泰誓篇獨夫受注稱商王

受為獨夫失君道也蔡氏傳曰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獨一夫耳録送録謂收捕也大雷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質實 事物紀原云桎梏刑具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煞窫窳帝乃桎之于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有木名楓蚩尤所棄桎梏也蓋此械已出黄帝時令枷錮即其遺事耳

書法 於是賜子勛死鄧琬遂稱子勛令戒嚴則反耳其止書舉兵何惡子業也故子業之世多特筆其為世主之戒深矣

發明 子勛何以不書反子業無道且又遣人欲殺子勛故綱目特以舉兵書之所謂原其情而恕其罪也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

質實

南平郡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廬陵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安南疑是縣名未詳處所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充牣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弑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

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名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凡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子業猶横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塟之秣陵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

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彧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刋削尊世祖之母路太后為崇憲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彧之妹也以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子業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宋主乃賜道隆死宗越等內不自安沈攸之以聞皆伏誅攸之復入直閤王或避主諱以字行

集覽

不及熟矣謂不至麥熟時死也左傳成十年晉景公有疾桑田巫曰不食新矣注不得食新麥矣

質實

湘中即湘州注見文帝元嘉十六年宗越南陽人王敬則臨淮人充牣猶言充滿也華林園注見文帝元嘉元年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秣陵縣名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

書法

稱國以弒君無道也然則彧之立孰立之宋立之也弒子業者宋也立湘東者亦宋也以

是為人心之所同故書宋終綱目弑稱國者八詳周安王六年

癸明

昔晉欒書弑厲公春秋特書晉弑其君州蒲穀梁傳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今宋子業之殞綱目亦以國書之者蓋本春秋之旨明其淫虐不道舉國之人皆欲賊之爾然則予之乎曰有湯而後能放桀有武而後能伐紂子業之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時無湯武之君故羣下不任其暴因而斃之爾書國所以著其惡書弑所以正其名烏有一國之人皆欲賊之尚可尊居人上者哉書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知乎此則知綱目書法之意矣

宋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宋雍郢荆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

江州佐吏得宋主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為大慶琬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乃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陽即與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矯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琬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彧矯害明茂篡竊大寶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共攻子業聞其已殞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行事荀卞之大懼即遣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並送軍糧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部水使者孔璪說會稽行事孔顗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集覽 開黃閤丞相聽事門曰黃閤杜甫贈嚴八閤老詩扈聖登黃閣注宋忠曰三公黃閤前史無此義據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註士

賤與君同不嬪夫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門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也隋百官志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内屏端門殿之正門也桑尾即桑落洲下尾也在武林洲之上桑落洲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貌孤左傳僖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貌諸孤注言奚齊幼賤與諸子縣藐也藐妙小反又亡角反縣音玄下摽摽或作標解者曰標表也所以自表褾也明年殷孝祖以羽儀自摽即此又一說摽當作幖牙旗屬也凡軍行則建立牙于軍門此云下幖謂軍不果行而解下牙也按此說為得之

質實

郢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安陸郡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臨海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都水使者事物紀原云舜命益作虞蓋掌山澤之官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川衡澤虞即都水之任也秦始有都水長丞漢武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又以都水

官多復置左右使者此盖設官之始也晉武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自此官名乃定尋陽郡名注見晉明帝

太寧

二年